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一百十三 至一百十五

計七十三頁

第八本

第六函

戴調元錄  
沈荏兩校



第八本

第六

漢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三 貴州

畫  
總輿圖說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徼也莊躑之畧地有同  
假道唐蒙之持節大類鑿空即其後或兼隸或分隸享  
王日至名位漸加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于明而符竹  
始分迨我朝而規制乃備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威  
寧為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  
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為府者八所轄州屬  
十有二縣二十有六稔然與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遂為  
西南一都會焉于稽其地銅岩潯溪阻其東赤虺蟒山

天下郡國沿革

卷一百十三 貴州



控其西盤江關嶺扼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束馬  
碎踈穿蹄一以為太行一以為孟門行路之難稱天險  
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  
可恃者廩無隔歲之儲帑無宿貯之金也幅員非不褻  
廓要皆割截補湊而後成崇岡沓嶂蟠互而爭雄赤服  
椎髻偏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魚鹽之利不聞非無  
土也金錫絲象之饒不與田多石而草場宅民屢著而  
戶久凋城郭雖在百堵猶未盡興學校維修絃誦猶未  
盡溥備多則兵防難撤道衝則驛遞難弛喜則人而怒  
則歎官司之法有所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

術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袤雖千有餘里寔不及中州一  
大縣鎔銖絲粟曾無裨于上供歲糜金錢數十萬亦何  
賴有此黔哉然而地有所必爭昔人歆棄之而不可則  
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議者欲東割沅靖西割思古  
北割遵義以益之究亦同于函餅比者裁衛併府又取  
偏鎮二衛歸于黔事權一而統制專披圖啟錄漸有可  
觀矣



疆域

州有九而捷為越雋牂牁蓋自漢武捷為隸蜀越雋隸  
滇黔僅得牂牁地明割粵楚蜀之地以益之四履所至  
不下千有餘里地非狹也而土田確磽戶口寥落故不  
免同于甌脫焉惟生聚請于十年遊曠俾于旦暮則地  
不待辟而自足民不待招而日衍有黔雖小亦可以國  
矣

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疆域居天下之西南省城東至湖廣辰州府界五  
百四十里西至雲南曲靖府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廣西



泗城州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一百五十里廣一千九十里袤三百七百里由省城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京師

貴陽府

即省城東一百一十里至平越府界西三十里至安順府清鎮縣界南二百二十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一百五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由府治七千六百七十里達于京師  
新貴縣 附郭東至貴筑縣界十五里西至清鎮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龍里縣界三十里北至開州界一  
十里

貴筑縣 附郭東至龍里縣界八十里西至廣順州界四  
十里南至龍里縣界九十里北至開州界八十  
里

定番州 在府南一百里東至定貴縣界七十里西至鎮  
寧州界二百里南至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北

廣順州 在府西南一百一十里東至普定縣界十里西  
至安順府界二十里南至定番州界四十里北

開州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新貴縣界八十里西至  
文縣界三十里南至貴筑縣界四十里北至遵

義府界 五里

龍里縣 在府東五十里東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貴  
筑縣界三十里南至新貴縣界二十里北至新

貴縣界 三十里



貴定縣 在府東一百一十里東至都勻府界二十里西至平越府界三十里南至龍里縣界三十里北至黔寧州界八十里

安順府

在省城西一百八十里東一百四十里至貴陽府界西四百里至雲南南寧縣界南一百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五十里至平遠州界東西廣五百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八百一十五里達于京師

普定縣 附郭東至安平縣界六十里西至鎮寧州界四十五里南至鎮寧州界六十里北至平遠州界

五十里

鎮寧州 在府西五十五里東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普定縣界三十里南至永寧州界二十里

北至修文縣界七十五里

永寧州 在府西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鎮寧州界五十里西至安南縣界四十里南至廣西土司界七十

五里北至普安縣界三十五里

普安州 在府西三百二十五里東至羅平州界二百五

二百里北至普安縣界五十里

安南縣 在府西三百二十五里東至永寧州界三十里西至普

安州界三十里

普安縣 在府西二百六十里東至安南縣界三十里西至普安州界二十里南至普安州界三十里北



至平遠州界五十里

安平縣 在府東六十里東至清鎮縣界四十五里西至善定縣界三十里南至廣順州界四十里北至清鎮縣界

清鎮縣界四十里

清鎮縣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貴筑縣界二十里西至黔西州界九十里南至安平縣界三十五里北至貴筑縣界

北至貴筑縣界二十里

平越州府

在省城東一百七十里東一百二十里至鎮遠府施秉縣界西一百六十里至貴陽府開州界南六十里至都

勻府都勻縣界北三百六十里至思南府婺川縣界東

西廣三百一十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由府治七千五

百里達于京師

平越縣 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四十里西至貴定縣界四十里南至都勻縣界六十里北至甕安縣界四十

里

黃平州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二十五里西至湄潭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清平縣界三十

里

甕安縣 在府北六十里東至黃平州界四十里西至開州界六十里南至平越縣界三十里北至黃平

州界三十里

餘慶縣 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一百里西至甕安縣界七十里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

北至石阡府界

湄潭縣 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東至餘慶縣界四十里西至遵義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甕安縣界一百三十

里

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東至餘慶縣界四十里西至遵義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甕安縣界一百三十

里

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東至餘慶縣界四十里西至遵義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甕安縣界一百三十



里北至龍泉  
縣界六十里

都勻府

在省城東南三百里東七十里至生苗大肚坡界西一  
百二十里至貴陽府貴定縣界南三百五十里至廣西  
南丹州界北一百里至平越府平越縣界東西廣一百  
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五百六十里  
達于京師

都勻縣 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六十里西至貴定縣界五  
十里南至獨山州界五十里北至平越縣界十

麻哈州 在府北五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七十里西至貴  
定縣界六十里南至都勻縣界三十里北至平

越縣界  
三十里

獨山州 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黎平府界一百二  
十里西至都勻縣界三十里南至南丹州界一

勻縣界五十里

清平縣 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七十里  
西至平越縣界二十里南至平越縣界二十里  
北至黃平州界二十里

鎮遠府

在省城東四百一十里東八十里至湖廣清浪衛界西  
九十里至平越府屬黃平州治界南六十里至生苗三  
木孔界北一百八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一百七十  
里南北袤二百四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六十里達于



京師

鎮遠縣 附郭東至清浪衛界八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十里南至邛水司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二

施秉縣 在府西南六十里東至邛水司界九十里西至餘慶縣界三十里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北至

鎮遠縣界六十里

思南府

在省城東北六百里東一百里至銅仁府界西一百里

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四十里至石阡府界北五百里至

四川彭水縣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五百四十里由

府治七千三百九十五里達于京師

安化縣

附郭東至印江縣界二十里西至龍泉縣界六十里南至石阡府界六十里北至婺川縣界一

百二十里

婺川縣

在府西四百里東至四川彭水縣界四百里西至湄潭縣界二百里南至安化縣界七十里北

至四川遵義府界五百里

印江縣

在府南四十里東至浪溪司界十里西至安化縣界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沿河

司界一百二十里

石阡府

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銅仁府界西三

百六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十五里至鎮遠府界北

五十里至思南府界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袤六十



五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京師  
龍泉縣在府西二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界三十里西至涓潭縣界三十里南至餘慶縣界五十里北至婺川縣界五十里

### 思州府

在省城東五百一十里東九十里至湖廣沅州界西一百里至鎮遠府界南三百里至黎平府界北一百二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袤二百六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八十里達于京師

### 銅仁府

在省城東五百二十里東二十里至思州府界西一百

二十里至四川酉陽司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思州府界北二百里至湖廣辰州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二十里由府治七千二百里達于京師

銅仁縣附郭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西至酉陽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思州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湖廣界二百里

### 黎平府

在省城東南一千里東二百一十里至湖廣靖州界西一百八十里至古舟司界南三百里至湖廣通道縣界北一百五十里至湖廣銅鼓衛界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里達于京師



永從縣 在府南六十里東至洪舟司界二十里西至百  
司界 舟司界二十里南至生苗界八十里北至洪舟  
十里

### 威寧府

在省城西北五百三十里東三百七十里至四川界西  
二百一十五里至四川東川土府界南二百八十里至  
貴陽府新貴縣界北一百九十里至四川鎮雄土府界  
東西廣五百八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七十里由府治八

千二百里達于京師

大定州 在府南三百五十里東至黔西州界一百四十  
八十里北至畢  
節縣界六十里

黔西州 在府東南四百四十里東至修文縣界六十里  
北至四川遵義府  
界一百五十里

平遠州 在府東南四百九十里東至新貴縣界一百里  
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安順府鎮寧州界九十里南至普安南  
定州六歸河界六十里

畢節縣 在府東二百六十五里東至永寧縣界一百八  
二十里北至鎮雄  
土府界九十里

永寧縣 在府東三百七十里東至畢節縣界一百里西  
叙永廳界五里北至  
四川叙永廳界二十里



形勢

貴州布政司

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粵北距三

巴綏服要區坤維重鎮舊志山經水緯內藩楚蜀外控蠻

荒謝東山志上則盤江旋遠下則澗溪阻深層巒疊嶂巨鎮

雄藩沈思充志窮地之險極天之峻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周

用記關雄虎豹路繞羊腸天府金城可戰可守固滇楚之

鎖鑰亦蜀粵之藩屏

貴陽府

富水遠前貴山擁後複嶺四塞西南都會舊志據荆楚之



上游為滇南之門戶一統志 筆峰拔地天馬騰空兩閩雄

峙五行得令

新貴縣附郭

貴筑縣附郭

定番州四水交流

廣順州八番拱衛

開州山連普里

貴定縣據清江之險

龍里縣控蠻夷

修文縣四山排戟

### 安順府

西南衝劇夷漢襟喉舊志 土厚水深川潦峰列一統志 輻輳

逶迤扼塞強固邊鄙都會滇黔要區舊志

普安縣附郭

鎮定州岡嶺崔巍

永寧州河溪環遶

普安州盤江襟帶

普安縣百蠻天塹

安南縣據險立城

安平縣崇岡沃壤



清鎮縣 遼澄西扼 爐嶺北蟠

平越府

邊方衝要之地苗蠻叢聚之墟 一統志 北距三百涉東枕  
七盤坡 舊志 馬鬃嶺扼其要害羊腸河設其險阻 舊志 南臨  
天馬北負群峰東起疊翠西湧仙泉

平越縣 附郭

黃平州 重岡疊湧二水環流 東峙飛雲西雄鼓角

甕安縣 西連甕水南達黃平 北距烏江東接都凹

餘慶縣 上連草塘下接偏橋鎮 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

湄潭縣 面扼湄潭肩抵龍泉 上達烏江下至岑黃

都勻府

控扼要荒壤僻而險 一統志 據桂象之喉引川播之腋橫

岡虎伏小澗迴龍四面環苗孤城自衛粵以西之唇齒

黔以南之藩籬 舊志

都勻縣 附郭

麻哈州 玉屏當其北 天馬聳其南

獨山州 四際平曠 孤峰屹立

清平縣 秀峯列戟 平疇交風

鎮遠府

溪河旋繞山岩森列 一統志 白崖東枕碧峯西峙 舊志 崇岡



復嶺城堡羅環長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上游滇黔門

戶

鎮遠縣

附郭

施秉縣

塗起羊腸地鄰苗穴山水清曠黔楚襟喉

思南府

牂牁要路

唐書控彛落咽喉之墟

郡山川險阻通考上接

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鱗集

本志嶺橋綿亘溪澗

澧紆

田秋記

秀篲三山洲分二水

本志

安化縣

附郭

印江縣

聖登聳北華架揖西南水遠村北岡壘秀

婺川縣

江城固比金城豐樂險如天塹蜀楚交會牂牁要衝

石阡府

負山枕江黔中要地

廣輿記

林蠻環抱水石清幽舊志南通

鎮遠北距思南

一統志

與黔思犬牙相錯

方輿勝覽

龍泉縣

東達石阡西向湄潭北接遵義南枕婺川

思州府

重山環抱兩漢交綯

舊志

城郭再闢保障足恃

在記

東

連沅靖西抵涪渝扼槃瓠之襟喉作湖湘之犄角

舊志

銅仁府

九龍分秀三江瀝流天馬雙貴峙其陽神鳳半月亘其



陰風氣會萃府志山接蚕叢江通雲夢舊志東聯錦水西接  
牂牁控扼苗蠻黔中要郡一統志

黎平府

五龍蜿蜒二澗盤紆藏百蠻之窟穴通一線之羊腸襟  
帶靖沅屏障楚粵一統志山溪險峻黔東奧區廣輿志

永從縣蒼嶺峙前赤溪遠後  
屹立一城控扼諸洞

威寧府

前臨可渡後倚烏門岡阜盤旋山崖險阨襟帶二湖平  
連海甸羊腸小迳十倍蜀道一統志控引滇蜀統制羅施

雖在西隅實當要害

黔西州河統鴨池山盤鬼箐據新  
疆之要害為貴筑之屏藩

大定州東連巴蜀西接滇雲  
高山大川險阻扼塞

平遠州鳳凰山亘其南墨嶺山峙其  
北東繞巖朵河西臨墮極水

畢節縣東峙木稀西帶七星  
控制桑羅滇岷通道

永寧縣西引三渝南控六詔  
關塞嚴密水陸交通



沈思充沿革論

黔于古始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鴻蒙不可得  
 改帝高陽氏化至交趾流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  
 官勅治時屢有苗有苗氏者緡雲氏之後也則時有三  
 危之戮徂征之命禹貢所紀尤大彰明雍梁之境西南  
 皆據黑水黑水之流導自三危入于南海漢武開滇篤  
 其地即有古黑水祠而滇之瀾滄江流入南海黔之牂  
 牁江通粵番禺亦入南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  
 滇黔獨有別流其單言南海以此非神禹足跡徧歷胸  
 中具一堪輿何能指若指掌哉黔博靈之山有古象祠



夷人世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徵也殷湯  
代夏而氏羌來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宗伐  
之周興越雉旅葵猷自西南重譯安在區區靡莫內地  
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後屬之垂數百年莊躡  
之入滇也畧地點中直畧之耳秦遂置郡焉彼其時黔  
之人第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秦艾楚其竊據  
而未入漢也固宜惟時與中國絕者垂百年而武帝復  
通夜卽是恢復非鑿空也武帝好大故侈其說西南夷  
皆置郡名益州以為九州之外復一益州而不知卽禹  
貢雍梁境內地也黔于禹貢為梁州之境殷為鬼方周  
為擊微羌巢之類漢為牂牁郡而迤西稍入犍為迤南  
稍入益州迤東稍入武陵自漢以來代多羈縻未有若  
我國家收之幅幘之內一視之而樹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區<sub>字</sub>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  
東則楚西則滇北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咽喉也或者  
不深惟祖宗用變之初意猥以其地之瘠道之險而  
蠻夷視之過矣



慶勞所生也

不列其

東仰其

大野再

亦

益

益

提學鄭是牂牁江解

牂牁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即置郡近羅念菴  
 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  
 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  
 大要卓然得之願質之鮮有能識者余弭節蓋渡盤江  
 江廣僅百步自貴竹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者行沿江  
 上下絕擊汰之跡水勢批岩濺汨土人謂水漲時漂筏  
 撞舟峭壁箐嵐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聯泗城界舟船  
 始通焉比余歷普安斜出霑益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  
 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相可敬河之南霑益境也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貴州



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  
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  
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本城李守備者頗老練詢  
之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有一股通之紫  
旋水西境會可渡水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狹狹叢居以  
是人無因而至搃前二說固未皆知牂牁江所在而牂  
牁江為盤江則躍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躄至滇地肥  
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歆歸報會秦擊奪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牂牁江者躄兵滅夜郎極

船處也高戎本古夜郎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  
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枸醬  
蒙因蹤跡知夜郎臨牂牁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疆  
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郎為置吏浮師牂牁江出越師  
之不意制滅之奇也武帝由是拜武為中郎將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  
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以為漢道  
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束還報以為捷為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楚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饒  
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廢耗于是罷西



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為自葆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夜郎役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古夜郎從高戎直通甌駝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同問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主不知漢之廣大今人泥區區之珍州為漢夜郎又窟步旁鷄谷疑指牂牁江其亦味莊生秋水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悍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抑當治道時二歲費劇夷之力師過不無覺筏盤剝之苦至打罕乃得沛乘舟楫故兵遲至而南

已平耶載考八校回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使者頭蘭遂平南夷置牂牁郡則自烏撒透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西府亦牂牁羈縻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是時邛笮冉駹馬君長聞南夷得漢賜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于是閔隘斥南至牂牁為徼則越雋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牁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于衡山蜿澶虬從從衡迤南玉嶺皆律萃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轟然非無可梯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

天下郡國不府書

貴州



荆膠戾之山巋然為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礫以地圖  
察其扼要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  
尚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為鑿空初  
為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雖來  
喜功之譏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  
按正義曰今瀘江南岸協州曲州木郎國廣西府乃  
牂牁羈縻屬也有水入泗城稱南盤江却踵訛指為  
牂牁江厥舛尤甚

### 升菴集

漢有牂牁郡字一作舩舩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  
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牁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  
疾難于濟渡立兩杙于南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  
渡余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  
義郭忠恕佩觿集之舩舩從弋謬之甚矣



康熙四年五月平西王吳三桂奏水西已平擬將龍勝  
的都柔你阿架四則溪設為一府建屬府治于比喇將法  
戈火著木勝架勒四則溪設為一府建府治于大方將  
以著則窩川所三則溪設為一府建府治于水西城各  
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  
府難治或應再為添設其應設官員除原設分巡畢節  
道員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設道改為整飭三  
府分巡貴寧道兼管永寧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  
府臣謹擬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  
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員再設推官一員承理



三府刑名今臣暫委提兵官劉之復駐劄大方提兵官  
李如碧駐劄水西併委安順鎮標中軍游擊劉學正原  
任元江府知府劉勇駐劄比喇令各招撫土人及早還  
家理業十一月以比喇為平遠府大方為大定府水  
西為黔西府

六年三月改烏撒土府為威寧府又于雲南設開化府  
十年十二月貴州巡撫曹申吉奏龍里一衛舊設貴陽  
府廳官一員分理民事後裁廳歸府而驛遞全責衛臣  
今宜改衛為縣而以龍里廳舊管之民賦與該衛見任  
之地丁悉歸管理又清平原係衛縣並設後裁衛留縣

而縣之丁賦則歸併麻哈州管理今議裁衛改縣而以  
清平縣原管之民賦與該衛見在之地丁悉歸管理又  
平越衛與平越府同城普安衛與安順府同城都勻衛  
與都勻府同城今宜裁去三衛改設三縣即將該衛之  
屯地屯丁編為三縣土民為三府附郭之邑又安莊衛  
與鎮寧州同城黃平所與黃平州同城新城所與普安  
縣同城皆屯縣賦無多軍丁亦所今宜竟裁三衛所歸  
併鎮寧黃平普安三州縣從之設龍里清平平越普安  
都勻五縣







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  
險要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撤散龍必昇亦為賊所衝潰  
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不足  
分布控扼賊路賊所必攻聚于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  
守之無益之明驗也張摠制亦嘗銳意用師矣其後印  
江石阡相繼破滅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散而回彼衝  
而出彼守其逸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備彼不  
足況山箐險阻賊勢悍勁今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  
韓王之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  
與廣西猺獞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

舊額錢糧先年之禍起于土官其後湖廣鎮筭二司廳聽  
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為之主免于誅殺如篛子坪  
之苗亦請其土官田與爵至寨剗牛灑酒妻子羅拜情  
願起立衙門復還舊治蓋田與爵者徃以事擊辰州獄  
此時苗尚未叛也私相語曰吾父母官久禁當救之鳩  
銀入城買囑吏禁以大食噐舁之出獄後與爵求索無  
厭淫苗妻子群郡苗方怒而叛之及後廳撫又尋其故主  
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乎至于銅仁事勢頗異該  
府原是改土為流無屬縣以長官司為屬禍雖由于長  
官衰弱不能鈐束各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致然



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戶逃亡責之士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廬數千傭賃飢殍願歸本土若蠲其逋負于中選強壯者為兵量給之食聚為屯堡舊材村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于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揚僉憲云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數千而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為之窩客故散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巡撫江東之叅處安酋疏

為土司納賄樞要遂至殘法無君懇乞聖明查究

長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萌事臣奉勅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夷多餉寡兵微土酋鴛鴦憲法陵夷其來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疆臣宋承恩來見臣詰問兩人向所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禮曾經提學道僉事沈思充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疆臣聽奸撥置欲論其洪邊庄田及巴香馬頭地故代為申奏其一辯復貴竹司臣詰之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陸年屬貴陽府往謀俱在會



典可證汝父安國亨不言于查議之初汝乃言于三十年制定之後何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幼未知諸宗目知之明日帶宗目百人跪于庭臣諭之曰汝輩敢為貴竹司之改縣為 皇上變亂 祖制也洪武年間止一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樂十一年始汝將謂 成祖皇帝為變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政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勻邦水長官司之政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撫司之改屬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變亂 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為流官各奉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

貴州而胥為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陽 國家氣運方

盛安得妄與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稱安國貞當今上班臣曰此爾夷家事須靜處分無擅興兵甲諸宗目唯唯而退當初秦事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敬 君之心體國之念當折之曰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所行即為全新貴縣名今 皇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司 明旨一日之未下則新貴縣治一日之猶存新貴縣之人戶錢糧歸 天子之版圖誰敢得而霸徵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為 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之即可以落奸臣之膽而寢其邪謀矣柰何石星之言



天一居國利府書 卷一百四  
曰該屬貴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  
又曰考其創設之規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于陸語  
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  
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之心安疆臣  
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撐殺其人下霸徵其差銀縣丞  
宋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  
不出主簿寧國梁願効忠 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  
二千于省城之外歆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攻司而  
挾之以兵遂捏向承祖等申文以欺侮 天聽且謂  
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慘文移肆無忌憚不知

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  
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興兵數萬砍折安邦父屍掘  
其居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  
殺傷良民焚燬官廨俱有實証臣遣官禁諭依前對臣  
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身羈採木其狡猾閃爍如此  
非安疆臣之能皆陳恩教之也安疆臣所居橫亘數百  
里羅兵數十萬其祖宗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所遺金  
銀堆積如山岳 國家所未有之富闔省土司所未有  
之強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  
恩王嘉猷等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



利于是倡恢復之言以順違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時安國亨結首相張居正得其面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石尚書有路可通因而得復拾司從此可圖霸業安疆臣遂遣走京捷士多齎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于石星之復疏者已大憚安疆臣之願陳恩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砥礪名行者不以利汙義如土司楊燧賄僉事梁銓則揭之臣所以明不汙安疆臣賄副使林喬楠則揭于通衢以拒之石星曾二臣之不若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懼自石星復本之後

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焰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鎮遠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省以徇之乎陳恩不過假虎之狐狸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負節氣登樞筦乃陳恩之不若陳恩欲為安疆臣辟土地石星則欲為陛下蹙土地矣陳恩欲為安疆臣增戶口石星則欲為陛下損戶口矣陳恩欲用夏變夷而改流為土石星不能用夏變夷而改土為流石星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會典以增其拾司之全不念皇朝一統之盛而



自削版圖忍使有無縣之心由其謀不足以尊君而每至于辱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至于釀亂西南之夷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恩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大抵夷司之于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歡則以激變挾之若臣彼不敢以賄至恐以為激臣謂馭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恩王嘉猷不遽加誅苟能改行從善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法則照先年處安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其惡狀開具奏聞

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審安疆臣又稱年幼不知取其回文徒增陳恩一番狂訕行布按二司拘陳恩王嘉猷面審建縣始末以便題復以完考成安疆臣藏匿不發先按臣及瓜安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查勘皆恃石星而為之石星之誤國家豈鮮哉臣與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寧負石星不敢負陛下故據實陳之以乞勅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薦忠貞察夷情之二端採愚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罪惡



異常當酌議停妥上請 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士  
 首之惡從此 天子之餘威遠振疆臣之亂萌潛消庶  
 幾哉石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 藩封為 天  
 潢之派來 京之使尚不敢頻安疆臣恃其富強選一  
 番提士無月不走 輦轂之下志將何為更 勅下五  
 城御史并錦衣衛官校嚴行緝拏是亦塞官邪之竇示  
 蕪遠之尊矣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內該 都察院題覆  
 奉 聖旨是着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二十六年四  
 月巡按應朝卿題覆奉 聖旨是陳恩等着該撫按官  
 責令安疆臣解發勘結若再庇護叅來重究新貴久已

設縣不必再勘餘依擬欽此

巡撫江東之議處烏撒疏

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夷  
 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于心者父子之親  
 無所逃于天地者君臣之義臣請以君臣之義責阿備  
 之要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  
 以杜後日之亂願 陛下俛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  
 之知府祿墨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安効良其親姪也  
 倫序甚明詳見川雲撫臣疏中無俟臣贅舊咀一名安  
 雲翔為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目不服其父且自言



之是舊咀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雲龍其妻隴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親子以媚奸夫真夷狄而犬彘也使隴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誅况遺腹且未必真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舊咀不能立官保不可立繼雲龍而為之後者舍安効良將誰之為阿備者指隴氏之苟合發其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侄繼伯之倫明白申訴豈非義舉乃聯結霑益州而擅興兵甲抱擁安効良而坐據鹽倉以防求為可倣以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甘也人孰不敬其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

諾于雲南謀干戈于貴筑陰與阿備為一陽與父子為二六歲嬰孩非安紹慶托之于阿備抑阿備竊之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于履任之初即行畢節道僉事方萬策檄諭安紹慶縛獻阿備不早自為計阿備所犯之罪異日皆安効良之罪柰何以身犯叛逆而欲要君命之榮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縛獻阿備與臣不約而同矣臣檄寧貴寧道叅議來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談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備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効良率阿備并海濟等百餘



人投見北面望 闕行五叩頭禮畢三道責之以兩圍  
鎮城屢却官道阿備以為讎口妝誣責以初簸箕夾殺  
死隴胤等而遍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枵  
腹阿備俛首無辭但稱從此洗心投降願完納錢糧輸  
辦館馬其雲翔與効良為叔姪撫院請立為答應知府  
衆夷已立為耆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翔官屋居  
住効良不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雄  
其言頗遜若重處阿備殺降為不祥念安効良而議國  
正之後長涇篡之風為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効  
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備之降不動聲色而潛消亂萌二

臣之有功於 國家大矣臣因阿備之降而後議効良  
之繼僅能為 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于先臣將無以  
成之于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有霑  
益矣有鹽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日多土  
夷之賄交勢合者日益盛使阿備誓歛戢于効良未繼  
之先益猖狂于効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之舊人無噍  
類且烏撒之軍民無寧期四川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  
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  
見貴州之蹂躪將談笑視之不震于躬遑恤震于其鄰  
哉臣竊謂慈父之于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之于阿



備肝膽相照阿備既為安効良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  
阿備之死命以阿備之鴛鴦而前倨後恭無非為安効  
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備之羈絕而慎終如始  
非孺子能也則猶安紹慶責也于阿備治之以不治出  
自陛下宥過之仁非臣所取必于安紹良繼其所當  
繼出自陛下繼絕之仁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  
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徼之殘民俯賜禁暴之嚴旨  
繼子既定罪有攸歸安効良十五歲以前阿備弄兵罪  
在安紹慶安効良十五歲以後阿備弄兵責在安効良  
阿備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阿備不悛

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備得從未減酋長  
敢有効尤猶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  
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請降削如以其

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國有天  
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  
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子之親不致兩敗以傷恩  
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該  
兵部題覆奉聖旨是

提學謝東山屯田議

貴州各衛旗軍上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口食則提旗



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入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田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往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解發益寡而遺田益衆管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貨以致家成鉅積者矣侵占田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急懲合無通將貴州合屬逃故屯糧旗軍遺下無糧口食分田悉數清查果有山水湮塞無憑開墾量行減免餘皆名佃於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廩以備荒歉處濟聽令于內照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許浪派新軍解伍尚有派撥隨時稽考如有占愆不發侵玩之故者既行從重叅究庶幾人知遵守弊可永清而邊屯軍伍有一舉兩濟之利矣

湖廣巡撫陳省議處五開疏畧

一議兼郡轄以馭軍民查得楚中各府衛同城者凡衛官賢否官舍龔替官軍俸銀屯糧完欠皆聽府官勘填覈催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以故款頭人等每相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衛同處一城本



天... 卷一百...  
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 勅諭統轄該府事例亦聽辰  
沅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員賢否官舍龔替官軍俸糧  
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覈督催呈詳該道轉詳方准施  
行辰州府不得干與凡事干兵民者仍與叅將協心秉  
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此庶府衛聯屬文武並飭  
一議移叅將以便彈熬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秩未宗  
人心玩視叅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行令本叅  
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衛凡各邊衛一應事宜悉聽  
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武以懾衆志事  
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計議共圖保障之方

永消鴛鴦之累庶地方可獲救寧矣

一議改通判以司糧餉夫糧餉乃官軍所資以為命者  
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霑實惠今查五開等衛邊餉皆  
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邊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支放各  
衛請給則自衛歷靖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沅歷靖而  
抵衛山關險峻道理迢遞合無將通判移駐靖州而以  
五開銅鼓等衛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改貯該州專聽  
本官催督給散每雙月各衛請發格眼簿照式開填明  
白送道轉發本官查覈見在官軍的數呈詳批允行州  
支出餉銀鑿分零碎包封本官親詣各衛會同掌印官



唱名給散其五開一衛仍要會同黎平府掌印官查覈  
公同支放永為定規如此庶官軍俸糧常充永免跋涉  
之勞可戢侵漁之弊矣

一議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事  
體閏涉合無將黎平改為軍民府換給印信以五開衛  
所軍舍廳聽其專制俾有司軍衛咸為一體地方庶永輯  
寧再照楚省湖北及柳桂地方屬之貴州南贛兼制該  
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甄別舉刺今黎平府既屬辰  
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開衛又屬該府專制多相閏涉似  
應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亦聽臣等一體甄別

舉劾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肖者亦知  
警畏矣

一議酌調遣以免騷擾照得永順保靖二司先年浙直  
倭寇擾攘當時議調其兵征勦繼此一遇有急動輒思  
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謂足恃力  
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  
如遇奉文調取則于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  
錢銀簪一枝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  
官府之費既已不貲乃苗民之性鴛鴦難馴沿途劫掠  
生事莫敢誰何且俾苗夷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



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  
合無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  
煽亂勢至猖獗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聽臣調發  
見募精兵策應再不足用則調取鎮溪等所勇悍慣戰  
之兵互相夾勦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思州知府蔡懋照募勇守城議

本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阻南與邛水天桂相接北  
與烏羅提省相聯中多溪谿涇皆係生苗出沒其間自正  
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為苗所窺間嘗竊  
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洪武二十

五年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戶以土人為之至洪  
熙元年革去千戶改為正副長官守禦遂廢後因殘  
破又議調平清偽鎮四衛官軍共一百六十九員名赴  
府防守至萬曆元年復又撤去今雖召募犍兵一百二  
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米三斗把守閹隘然亦生  
苗等耳非久安長治之術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  
名月給銀四錢五分以充守禦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  
門提鈴更夫吹手等役而無衣甲武勇之兵以此因循  
怠玩屢遭失事合無比照各府事規量募壯勇藝能之  
兵五六十名月給工食銀九錢專令習熟烏統快鎗弓



弩長枝<sup>技</sup>以壯武備庶平居有足致勝聞警不致張皇城  
社人心均有利賴矣

烏撒衛

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王杏條陳軍民利病一款嚴替  
襲以杜亂階貴州各府史土官不由出身正路亦無攷  
校功能但以先人舊勞世授其官得之亦甚易矣惟于  
承襲之際有司查勘其宗支來歷保稱無碍然後取其  
供給申之藩省轉行各該守道就近查勘無碍然後呈  
請撫按查實行令起送赴部覆查審勘相同然後題授  
官職仍令親自叩頭謝恩若是則土官各知感激皆曰  
是官實朝廷親授我必將思前日之難而且戒且懼其  
于子孫亦動世教以期不累于保送于綏德之中寓以



懷威之意此良法也嘉靖六年巡撫熊一英奏開納粟  
冠帶辦事之例累累虛行襲行真偽莫辨豈知官職所  
以取信于夷民者以有該部憑劄也不給憑劄而可以  
授官是銓註之權不由部司而襲授之徵止憑冠帶凌  
替之端自此始矣近如土舍宋亶于駐石顯崇等潛據  
屯寨寇裳峨博蓋其始也援例冠帶其中也私自冠帶  
其究也潛據地方皆自納粟之例啟之耳今後不許再  
開此例庶國法明昭舊典復而土官自潛消其不軌之  
心矣

洪武十五年征南將軍傅友德潁川侯以烏撒烏蒙芒潁川侯

部東川四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使司從之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伍文定以四川宣慰司嫡子楊友  
楊愛互爭地方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絕奏將愛見管地  
方分置凱理安撫司改屬貴州從之劾聞天下有道守  
在四夷乃若渙其群斷其臂而少其力又馭夷之微權  
也本衛地方接連雲南通省皆古西南夷地今中國所  
能通雲南享彼貢賦之利者以有貴州東西兩路耳洪  
武年間以西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軍民府及東路  
普安州俱屬雲南蓋未知深思耳何也東路普安州之  
盤江西路烏撒府之七星關河皆入滇門戶洪流巨浸



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萬一雲南有變據此二險  
是無雲南矣傅穎川有見于此奏以四府改隸四川永  
樂間又以普安州改隸貴州是撤雲南之藩籬啟其門  
戶以延中國使節冠蓋矣此守在四夷之一大端也原  
其為謨豈直一世二世之計哉弘治正德間四川播州  
土酋楊友楊愛兄弟因爭土構兵歷三十餘年奉贖未  
結嘉靖間兵部尚書伍文定奏將楊愛分管地方凱理  
等處增置凱理安撫司改隸貴州是又渙其群斷其脣  
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其為謨將不在傅穎川伯仲間耶  
此又經畧者之所當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五

邊備

周弘祖遼東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  
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 國朝盡改置衛而  
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  
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  
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  
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  
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  
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



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  
可達于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  
為徑 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  
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  
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  
嚴俾恩威並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  
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遼值東夷運衰耳如  
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  
鷲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勝  
屈哉蓋白山聳秀激渤海滌洄鴨綠混同左右持護山川

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  
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遠青  
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措置臨  
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  
弱而易之也至于山海一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  
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周弘祖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 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  
寧都司營州等衛與宣府遼東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  
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南昌徙大寧都



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越殺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叅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導虜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提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石豆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

斗布絹折銀鈔二萬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足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 開平陷入虜庭大寧徙之三衛 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馬以冷冰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遼中之地以右北口為一路自馬蘭峪抵石塘嶺而以密雲為遼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遼中之地以紫荆倒馬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



易州為遼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為尤  
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為天險紫荆倒馬有  
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邈  
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搃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  
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朶子而來則必由黃家  
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  
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款  
戰不能款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  
馬億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  
不言豈以國事為家事者哉

周弘祖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 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亭亭沈  
河賽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  
獨石 文皇三年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  
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衛  
獨石棄地棄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  
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搃計本鎮馬步官軍一  
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  
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  
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



千三百三十三石稻梁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  
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  
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  
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了  
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至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  
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  
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雁  
門北接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  
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  
順天界歷高峴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  
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而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  
夷者奈何通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膏邊  
議曰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  
故有險與無險同無設險者云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  
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  
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周弘祖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  
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  
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



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馬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銀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

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迨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矯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刺作教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綱紀日墜况山川平夷曠邈在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唐漢之故迹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



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鵝鴿之險其在左  
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  
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  
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間險乃若偏  
頭寧武雁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  
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關戶外接八角堡  
內維奇嵐故設提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  
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驚報不  
息然山澗崎嶇難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  
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了角墩而南陽房  
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  
焉耳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  
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  
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守雁  
門警備于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  
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周弘祖榆林論

榆林舊治為綏德秦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沒  
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 國初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  
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



御史俞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墻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為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渡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無以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

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九著叢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而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園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源乃在于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川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



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  
蜂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  
斷榆林綏德為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  
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湯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  
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周弘祖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  
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  
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  
自虜擄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塼畫守始于

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塼皆摠制楊一清王瓊  
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千八十七員名馬四  
千一百八十八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  
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 國  
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  
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  
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  
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  
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  
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



田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願力有未能未敢  
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  
興寧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  
馬跑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  
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  
堡清水興武鉄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  
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  
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  
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  
言之花馬池為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

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阨塞可憑中衛偏  
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堙谷有險足恃分閫叅  
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  
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  
威名亦曾敗績此山之下願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  
馬與套虜為鄰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  
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  
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  
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摠制秦紘建  
議于延寧交界築邊塹一道東陽饒陽至徐斌水三百



餘里又西南至靖虜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方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里遠則兵分勢寡哨守疏濶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濬忽塞以故卽年套虜多由清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為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清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五十處草木鱗茂虜每入寇必休息飯馬安留旬月呼為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而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

泉虜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舊邊外起至鳴沙州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虜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迂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洿塹天造地設為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胡人不敢高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迂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濬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



聞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  
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周弘祖甘肅論

甘肅即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為  
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羗浪鎮六百里至涼州為  
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  
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  
州西出嘉峪關為沙瓜赤金苦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  
郡地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  
煌焉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湟中地自

涼州歧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姑藏地山丹甘肅  
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  
匹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  
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  
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八十九束年例銀  
四萬莊浪漢土馬步并招募官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  
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  
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  
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  
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



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十五斤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若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為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沙又鎮番要

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為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涼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溥于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甘州祁連騰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騰脂使我婦女無姿 國朝設行都司于甘州而以肅州為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為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即哈密赤金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金陷于土番定安破海賊而甘肅之門戶單藩籬薄矣許氏云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深漸不可長豈知



死命亦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敬茶不得五日渴疾不  
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猛庶幾其有  
瘳乎

周弘祖內關論

龍泉紫荆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邊關也俱屬保定提督  
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千六  
十石新增折色銀三百五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  
百二十二匹 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  
出紫荆口南扼其吭今宣大雁門蔚州等關雖為畿輔  
外藩然降城高關東勝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則內

關亦未可恃以為安也蓋嘗通論四關之險龍泉為上  
倒馬次之紫荆故關又次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荆為  
急倒馬次之龍泉故關又次之獨論紫荆倒馬之勢紫  
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為  
平漫堪馳十輛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  
去紫荆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王  
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  
荆正關而在水馬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王  
也

周弘祖三衛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  
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走匿松漠  
間後漢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為大寧路戶四萬六  
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  
都司于惠州領營典衛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  
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  
哈為三衛于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  
以脫魯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  
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  
率部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

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今三衛歲二貢衛百人東起  
廣寧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鉄嶺  
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  
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最險永樂中最親附  
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  
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寨  
索鹽米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  
驍夷貢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嚮導朵顏獨據險不  
從也先至不能入寨不得利大掠福餘大寧人畜去  
勅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設太監叅將又設提兵景



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尾刺間四年  
謀詔自後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閏成化  
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  
訛訛加思蘭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  
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蠻遂起  
正德中部落既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  
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迨北華蘭台  
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  
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遣都督桂勇  
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  
我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全軍  
覆沒時把兒孫較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  
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遲之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為  
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台請入寇漁陽諸  
小關皆殘破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  
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  
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  
黃花鎮所以單薄

周弘祖興和論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居高阜至則



天不君國和弄書 卷之五 七  
又是平地乃陰山之瘠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  
城又渡數岡即至興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  
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虜遂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  
開平所轄興恒諸州最宜田牧亦是宣德棄去徒入獨  
石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嶺便為狄  
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徒入獨石者豈得無  
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為宣府之蔽而奠 神京萬  
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川  
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  
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

傍橐駝之山阻涉澗之險俟獨石之軍殄定興桓之辰  
然後畢出徑搗隻海泉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  
合勢威鎮無極東北諸胡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  
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即五雲關也  
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  
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  
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  
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 周弘祖降城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



禱祠下邊嘿吸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  
 取幕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  
 為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不便仁  
 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選  
 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鼓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  
 城就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域漢五原郡地相距各四  
 百餘里并據要津又于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堠千八百  
 所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獵牧減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  
 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為中國利  
 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

兵爭繼收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  
 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關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  
 徒從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  
 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  
 地值此可謂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  
 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隅絕中夏守之者  
 難防伺之者易入闢之者曠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迨  
 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  
 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須復夫扞堅者獸全籬固者  
 蔬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机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為守之下策矣况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騎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摠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其遁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逮响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款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周弘祖安定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員若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赤金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為海賊所陷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于西河據二關而列



四郡我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于嘉峪逮後戎虜猖熾開隴騷然幸彼此猜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西罕東西畧安定而夾以西寧赤刀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門陽關可復由是內輔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永奠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費俱取足于玉門關陽關柘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毘羅阿悉城以至思渾河沙城及于闐之火石城又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恒羅斯史德窳茲達幹疏勒水城段

蘆岐山赤河坎城闌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邛支滿演渡洲盤陀葦關皮山姑黑焉耆於衍榆林龍泉東夷僻在夷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番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盾石城弩支時勒丹渡尚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社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部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碯石銀山鹽山張三新城柳岑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馬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東林西林丹弓蟄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



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為諸番衙帳焉總計西域諸部內  
外形便赤停當其衝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  
北庭安西為六十都會今皆失于戎虜而不可復矣尚  
得豪傑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粟期以十載  
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閑息民大  
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  
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能哉

### 周弘祖哈密論

哈密在甘肅西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  
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虜西番之

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 成祖封  
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  
道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土魯  
番阿力陷哈密虜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  
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  
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黑麻復虜陝巴金印去  
八年兵書馬文昇聞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  
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漢東調蕃  
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帥兵往師行不速事泄至則牙  
木蘭遁去彭清追勒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罕城九年



阿黑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經畧之澤以綵幣銀器誘  
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  
哈密頭目力克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  
木兒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瓜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  
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  
國主拜牙惧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  
牙木蘭來擒哈密且侵入嘉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  
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頗驕慢多所挾求  
兵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檀并牙即已自歸土魯番  
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裔族無可立者回回來馬兒

黑水之族以其同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  
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與復哉  
搃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  
兵糧誰為守者不過一二年即為所擄奪也不如閉嘉  
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  
要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為寇閉關  
絕之尚書桂萼夢議亦同朝廷從之自是不復言與復  
哈密云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  
焉我朝置嘉峪關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  
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大邊城寡策哈密失守土



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  
 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  
 屹然亦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  
 欲勒兵遠舉得乎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  
 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  
 又著矣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  
 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  
 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  
 封朶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  
 以嘉峪為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

河為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為棄之不便然  
 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與可窺唇之亡也惟齒之  
 寒不然徒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徒帖木哥歸沙  
 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徒海寇便也曰海寇者  
 套虜之讎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蕃之獷悍而謂其不  
 北走臙脂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飢則求附飽則颺  
 去顧乃資望風款逞之羽翼哉徒海寇不便或又曰徒  
 海寇徒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  
 也徒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漢東藩達內徒白城  
 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獲之利垂涎久矣



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石  
闕兒望沙州則歔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  
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  
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  
三也海寇依附四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  
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  
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假之教  
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  
回十數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來冷落鄉閭之念  
机会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徒帖木哥便帖木哥徒矣  
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為哉

銷內變植外禦控吐蕃捍肅鎮則沙州形勝西播之扼



主事陳綰與遼東巡撫諸公書

夫遼東之荒極矣弊閔切近觸目劇心愧不能上鄭俠  
之國亦嘗抱鄰父之憂而切為議之矣今之所為救荒  
者非請發內帑乎非悉發官廩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  
發內帑則大工鼎興司農每每告匱年例之外恐不  
能多發矣悉發官廩則遼之廩庾所積者幾何勸借富  
民則自霖雨壞壞蓋藏達虜掠屯堡富者轉而為貧矣今  
之所恃以濟遼人之急者惟閩西糴買一節耳然薊永  
一帶歲本不登如以沿邊糴買軍餉則其所以資遼東  
者誠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少米而遼



人糴買者多則省商販之徒轉市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抵豐臺鎮遠人有力者從此轉搬無力者止赴山海携數十百文而覓升斗于商販人之手夫米價本已騰貴加以轉輾接買大者驢馱車輦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浮于米直然亦止可達廣寧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瀋渠車牛莫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閩西之米踰河而東者絕少夫轉輸不通糴買無從則米價日增貧民雖月散數金不過鎰為銖用無益也說者以為海禁少寬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而得

抵三岔河則不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陪弊如今日哉夫救荒如救焚溺論事若持權衡海禁固不可弛然與活遼東千萬人旦夕之命者孰重夫泛權以濟一時之急而年豐之日禁復如故是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也庸何傷夫遼鎮之所以隸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以前禁例未行凡文移之往來花布鈔錠之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得以相通緩急得以相濟自禁例一行而公私船隻盡廢究其所以不過杜絕逃軍之路又或以為泛海恐引外夷也夫款絕逃軍亦惟嚴為盤禁已耳若倭夷自劉江望海塌之



捷其不至遠者且百餘年就慮其至不過遠哨望議烽  
火而已即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海之間不行隻  
船乎此所以謂失火之家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遠境  
而常時和年豐道路無梗也則可萬一山海寧前咽喉  
一線之地少有阻隔則遠境不為孤懸絕域乎即今虜  
窺衢路轉輸萬難則咽喉不塞之者直一間耳其可不  
為寒心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等州不決日而近考之  
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存海船三十餘隻自海道既  
廢船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行其地有羨粟  
而無厚售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得以汎海貿易

則一蕘航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其與廣寧以西輦  
輸關內之粟者勞逸奚啻十倍也誠欲設為防範則嘉  
靖二十一年撫按嘗奏添邊備僉事駐金州矣今建議  
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等官時為督察當亦  
不至于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諸今日脫巾枵腹恐  
恐然慮蕭牆之變者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錢人  
相食不顧此其時何如時也而猶泄泄然守懲噎之過  
計忘燎眉之急圖愚竊以為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痼  
瘼之念而不惑于拘攣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生其昌  
容贅哉



郭造卿遼鎮通海議

嗟夫謀國者之難也有志者事竟成亦在學識何如蓋  
山海居庸二關稱口外以居謫戍防閑一也有難易焉  
居庸不得入閑迤之草地而已遼防為難者北于屬夷  
東于高麗而又渡海歸內地故不設州縣編民一以衛  
所制之者萬戶管千戶管百節制易明迤絕可稽也  
故不加有司設巡檢恃其衛所以束伍耳自束伍漸廢  
則通海越島者多矣初巡檢之失于內有司地者自山  
海關而西南有樂亭之新橋迤南滄州之長瀘一帶至  
于東萊碁置星羅凡迤軍迤囚及出百里無引必獲逋



島越海者而能入內地否耶且船有定規渡海隻桅干料非官不得造而民漁不得渡其防倭出海等哨又嚴此自廣寧以至廣東沿海萬里皆然也然遼東雖為口外實與山東為一省可嚴禁其往來阻絕其生理乎故因運花布而造船百隻借此以通貿易使之公私兩便耳夫君行令臣行意違禁下海者罪令也附官船往返者意也識能達此乃為知務不然花布幾何而用船百隻哉劉兵備議花布用折色從關起解者其未知存羊之意乎惟陳苑馬之議為優若可破倭患逃軍之說也然倭患未可為永絕且今未暇論之款絕逃軍須復巡

檢遼岸稅法雖詳內地或失之疎船既通而禁弛則何岸不可登哉故為今策先由官造或千料海船五隻或四百料鑽風十隻往必由旅順官驗文引而始準至必由登州官驗文引而始準無文引者獲有文引而不歸者罪及于其所給以慎通行之端海禁既通則遼易為生山東沿海之人且有逃入遼者矣即遼之餘丁自足以補伍何待于勾清而禁其逃亡者哉不二十年間或造三十如正統或造百隻如洪武內地巡檢悉復其舊那民船編號亦可以通行而帆檣雲集日盛雖倭患亦可備也惜今之陳言者不學古而入官耳初制不知率



意妄行。廟堂尋例亦弗深考。拘寧廢閣良可深喟。夫借花布為名折色由海而解彼豈不樂于一日夕之程而乃由數千里之關哉。復之有名造之自官則登州都司設之可也不設亦可也。惟巡檢不復舊則無所不逋焉。鎮內恐虛則懲噎而廢不久復禁矣。其能雲集日盛而如閩浙廣海乎。故復巡檢之制雖迂而且微其關係遼海實非細務也。若欲使船永通而不廢又有若迂而大者。繼此十餘年即可以復行則士子應試是矣。國初渡海登科者遼鎮于山東瓊府于廣東也。瓊無陸路至今如故。逮于嘉靖十年奏改從順天者海道既塞陸路懸遠往返六千餘里裹糧扶策為難。初以京闈解額有拘乃與德州衛屬順天者對易人情事體兩便。今海道如通則應試如舊其海不遠于瓊崖士子有不樂從乎。遼人登科者少而酌歷登之數增山東試額之外偶贏不踰額不足勿取盈可也。花布既由此解科舉又從此行則海道永可不廢。皆陳言所未及者。昔古北沿邊橋議起于不肖而戚都護遊閩遊故知其必可成。今欲通此道亦惟海濱人知之。若復山東之應試例以瓊海又何疑乎。况舊制之廢未幾豈遠于情事哉。

郭造卿薊鎮火藥議



薊鎮經畫臺牆規制俱出于戚少保但東路有憚耳彼時當道者不與之同謀後雖稍易未能盡如其畫耳今惟改其設險補其未備不至于多費而零賊可防也若備通川大舉水口大者既橋小者次第而繕十年不輟斯畢矣其守邊之具雖設既備而不得當虜未試之用孰卜其堅瑕若最得力者惟銃為神威在敵臺隍塹間當之則無不轟烈恐用不如法反不適宜耳其割營所恃有車可發虎蹲等砲然此初製因譚襄敏誤解偏箱為單面少保曲就而成之後則改之為難今亦不必廢之但如其法為老營而藏人馬糗糧夜鳴刁斗為衛亦

有足之城也若以追逐決戰何所須之故近改為兩輪輕車凡五十餘兩而專用手銃推挽五六人然而渡水踰嶺尚不利于險隘置在南兵營或可為步兵出奇用耳若鳥嘴等銃人可扶而發一發甫畢諸矢畢集施倭則宜禦虜或格歷試而籌必為戰具惟百子銃可以常用舊制其筒尚短出不甚遠無力耳今倘泛新妙製益精其技亦制虜之勝筭也蓋虜所恃弓矢我不能當然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茲一發避之固措加之以百發不亂矣一也彼謫齊鳴其响不震鏃雖至利氣不辟易此則烟瘴其目而鼓鳴其耳焞衝其口鼻鋒穿其肉骨



矧雖鉄石無不糜爛二也兵不用多惟選其精則手握一子可當鳥嘴一人千銃齊發當萬不啻矣且節制易明聯校不襍三也兼此而用惟有火箭輕而易攜巧捷其架射高及遠從天而下仰首瞬目之不暇臂指其何所施乎必無所不防則無所不寡雖有百萬之衆亦無不撓亂四也他之為利未暇枚舉求切務加意者則在所以用之耳夫用之以步使齊立為壘彼不能撼亦可必恃但人初習未嘗經虜介胄則重而難行無蔽實難于進止用之于馬上則我騎遇虜馬多驚避而奔回人反為其所累且手動搖難以準持藥于眼而不精擊身

于掌而不固或至于自傷况兼頤轡勒而手力不專即馬奔騰而前亦無施之矣故必用單輪輕車急一人可舉前皮盾以為正箱兩旁如翼即為偏箱行而則合止而則開必巧其制度或可摺疊或可舒斂如元人之法酌量以開銃孔上即火箭之架是堅韌而且輕一人即可以將之而四銃手協往兼火箭百枝未陣又加一人挽之于前而易行交鋒則一人把之于後而直立四人更番而發每發並偶火箭間之而待乎再裝是一車可蔽五人即束五之法也十車為一隊而隊長則快騎以便其調度十隊為一局局摠則小戎兼良馬以百而備



乎前追奇伏于是乎出馬十局為一部部將則元戎兼  
良馬以千而備手後繼輜重于是乎在馬合二將為萬  
人而統之以大將如是而十萬則統之以元帥加之以  
良馬錯出其中即可橫行匈奴犁庭掃穴可也行則驅  
大車之先止則環大車之外如馬隆之用鹿角入虜地  
而藉以為營蓋鹿角之于車猶火箭之于銃也列方圓  
隨機而應以伺賊之至必不動為主則手精而足堅志  
固而胆壯矣虜雖有冒頓之令樓煩之藝騎射無所施  
不避我千步之外乎不犯則守乘機而動犯則齊發彼  
既敗北而後騎兵蹂之銃車隨而至彼以其矢我以其

銃彼以其馬我以其車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彼長  
無所恃我短不必用以守則無慮以戰則無敵此百勝  
之陣萬全之策也今人未覩其利惟先計其費即與之  
計其省亦多矣蓋車一今可為十即加以十銃及火藥  
火箭不過一馬價直芻料之資及其上鞍轡介冑之類  
耳惟專心致意精巧畢萃則虺隤之馬可減而不至于  
歲養老弱之卒可汰而不容于歲蠹冗敝之器可簡而  
不煩于歲繕積其餉以待乏可使壯士無不飽縮其工  
以善用可使選鋒無不銳一轉移之間實搏節之方今  
姑陳其大畧如車編砲編成則如視諸掌可抵掌而談



天下郡國縣志書

卷一百十五

三

矣





